

# 梁鴻志與王克敏

萬墨林

## ——滬上往事之十一

### 陳公博也淌了混水

陳公博首先閑閑的問起——

「犬養君，你認識王寵惠先生嗎？」

犬養健很恭敬的作答：

「由於先父的關係，我曾拜見過王寵惠先生。聽說他最近當選海牙國際法庭的法官，計算時日，他應該啓程赴荷蘭了。」

陳公博說：

「他是最近才動的身，我從香港啓程來滬以前，王先生曾來過訪。他曾談起他担任外交部長時，對日外交有過痛苦的經驗。所以他說他來訪我並非爲了道別，而是表示和我永訣的。」

犬養健訝異的問：

「王先生竟會當你的面，說出這樣的話？」

陳公博不勝感慨的說：

「其實，說起這樣意味蒼涼的話，還是我先開口的。我說我現在到戰勝國的軍隊裏去玩政治，絕對不會有好結果。祇不過因爲汪先生左右人，手寥寥，未免過於寂寞，我去幫幫他的忙，倘若

他有什麼不便拒絕的事，我還可以代他打回票。犬養君，我確是抱着這種決心而來，假使你有什麼爲難的問題，儘可拿來和我談談看。」

這是陳公博到上海，初次見到東洋人，所表現的挑戰態度。事實上，在最初一段時期，亦即「內約談判」最艱難、最後的一個階段，他倒是劍及履及，充份做到了的。就在同一天的同一時刻，汪精衛、周佛海、影佐禎昭和犬養健，曾經就汪方所堅持的各點，作了長達兩個小時的討論。汪周力主下列五點汪方決不讓步。是即爲：

一、日本撤軍，近衛所謂「須治安確立」一語，必須在附屬文書中加以解釋，以免日軍隨便可以製造展緩撤兵的藉口。

二、長江下游不設「日華經濟協議會」之類的特殊機構，任由汪偽政權自主，並且承認中國資本，尊重經濟原則。

三、不同意在海南島設日本海軍根據地，祇可經由雙方協議，准許日本海軍臨時使用。

四、華中鐵路在名與實上均應歸於中國所有，不再任由日方獨斷指揮。但副站長與機車司機

可用日人，並使與日軍鐵路警備隊緊密連繫。

五、汪偽政權與現存地方政權之人事配置，應由汪精衛主其事，多方妥協，盡善辦理。

三天後，東京方面迭來急電，日本海軍大臣直接向須賀少將下達命令，以海軍大臣代表資格，與汪方指定代表交涉海南島基地問題。同時，陸軍大臣也來電告誡影佐禎昭，他說海南島問題已進入微妙階段，影佐及陸軍人員不得干預此事。換言之，海南島問題已被日方指定專案辦理，須賀少將也暫時脫離了「梅機關」的範圍，交涉亦已列在「內約」之外。

上海方面，情勢因而愈趨緊張，汪精衛尅日邀請影佐禎昭和犬養健，到他滬寓緊急磋商，到達時，仍由汪周陳三巨奸相偕出見，但是，這一次會晤却與前次顯然不同，因爲陳公博一開頭便以單刀直入之勢，觸及問題的核心，使兩名日本人很明顯的看得出來，陳公博實已取代周佛海，而爲日方主要的談判對象。陳公博突如其來的問：

「日本究竟是要北進呢，還是南進？」

面臨這樣一個犀利的問題，犬養健祇好支吾



以對的答道：

「似乎兩者都很着重。」

陳公博却抓住了他這句模稜兩可的話，着着進逼的問：

「那麼，日軍要在海南島設立根據地，就不僅僅是日本海軍單方面的要求了？」

犬養健果然被逼出了真話說：

「是的，這次陸軍也同意了。」

陳公博一聲苦笑的道：

「如此說來，貴國陸軍對於貴國海軍，還蠻客氣的哩。」

### 悲酸痛苦此生僅有

犬養健唯有自我解嘲的道：

「或許是陸軍北進時，希望海軍協助，所以才會有這種交換條件的吧。」

這時候，汪精衛審慎的插進嘴來說：

「那麼，貴國海軍勢將南進，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事了。」頓一頓，他又若有憾意的說道：「我一向聽說，日本海軍是很能瞭解世界情勢的。」

犬養健祇好作更進一步的說明：

「敝國海軍的南進戰略，目前仍還有人力持異議。不過，假使海軍過於持重，敝國右翼團體的活動，必將更趨激烈，連米內光政、三本五十六等海軍核心人物，俱有可能發生危險。」

陳公博故意大惑不解的問：「我一向聽說米內、山本都是偉大的海軍將領，就不知道在政治方面，他們是否同為有力的人物？」

犬養健竭力強調的說：

「米內大將和山本大將在敝國具有絕對的人望，祇要他們二位覺得此際南進對於日本不利，敝國海軍必定一致服從，取消南進之舉，這是敝國海軍與陸軍截然不同之處。不過，倘若兩位大將在目前陸海軍關係並不太好的時候，說起了這樣的好處統統拿走了，一點都不分給我們海軍，那就萬事皆休，海軍非南進不可。」

陳公博略帶諷嘲意味的說：

「犬養君，我聽了汪先生和你所說的話，覺得貴國海軍縱使很能瞭解世界情勢，似乎還有欠缺底呢。」

犬養健爽性坦然露骨的回答道：

「敝國海軍一向就有這種毛病，他們很懂得如何把握原則，對於世界大勢也肯於悉心研究，有所瞭解。可是，只要一涉及海軍的具體利害問題，他們立刻就變成極端的海軍本位主義者。」緊接着他又點入正題來說：「例如汪先生所從事的『和平運動』，倘如對於海軍毫無利益，那麼，即使汪先生的『和平政府』不能成立，他們也毫不在乎。敝國海軍曾經毫無保留的表示過：連在華的敝國陸軍強硬派，當他們和海軍辦交涉的時候，也會覺得非常之吃力。」

犬養健的末一段話，顯然是在表示一旦要跟海軍辦交涉的時候，日本陸軍的立場是何等的為難，藉以表示日本海軍態度的一向強硬，非常難纏，從而促使汪精衛對海南島問題讓步。但是陳公博頗有偏才，辦起交涉來亦非弱者，他立刻便將犬養健的一枚熟馬鈴薯拋到奉命唯謹，好大半

天不曾開口說話的「梅機關長」影佐禎昭少將手裏，讓他熱烘烘，燙兮兮的拿也不是，拋也不可。陳公博兩眼定定的望着影佐禎昭說：「如此說來，難怪連影佐少將也無能為力了。」

一句話，果然激惱了日本駐華陸軍首要，大權在握的「梅機關長」影佐禎昭，他怒冲冲的站了起來，彷彿立誓一般的說：「只要是對於帝國有利的事，即令我開罪海軍，也在所不惜！」

然而，犬養健却拉住他的衣袖，請他坐下，勸他稍安毋躁，然後提醒他道：「此刻我們要談實際問題，這才是最關緊要之舉。」

「要談實際問題，」影佐沉思俄頃，方始一聲浩歎的說：「一言以蔽之，倘若我此刻對海南島根據地問題有所異議，那麼，『內約談判』必將陷於四分五裂，莫所適從之困境，不止犧牲我影佐一人而已。海軍南進若被阻止，則自近衛公以次，所有日本政要，即使倖免暗殺，亦必辭職求去，繼起者必定是強硬已極之軍人內閣。到那時候，南進北進戰略尤將加速猛烈進行。——這便是我這一次奉陸軍大臣之命，不許干預海南島問題原因之所在，然而使我痛心疾首的却是：偏偏在這關鍵重大的時刻，我有力無處使，唯有接受命令，不惜逃避責任。憑良心說，此刻我內心之悲酸淒苦，實為有生以來第一次。」

在場日汪雙方諸人，無不為影佐的真情流露，慷慨陳詞而深切感動。沉默了好半晌以後，方由汪精衛打破了一片難堪的寂靜說：

「我們今天所作的討論，談到這裏也可以告一段落了。姑且讓我們將日方的海南島海軍根據



地要求，作為一項實際問題，而此項實際問題却必須與日本海軍代表須賀少將談判，所以，我們此刻需要決定一位談判的人選，我提議由周佛海先生擔任。」

### 猴戲開鑼醜態百出

詎料，周佛海聽到以後，立刻雙手直搖的說：「千祈恕罪，要我去虐待須賀那樣一位好好先生，我辦不到。」

陳公博不由一怔，忙問：

「此話怎講？」

仍還是由犬養毅代為解答，他告訴陳公博，須賀是一位「純潔高尚」的日本海軍老將，他半生以中國長江為「家」，對長江沿岸地理形勢瞭若指掌，至今猶仍保持獨身。須賀一向深獲日本海軍當局信任，但他却拙於言詞，不善辯論，他是一位並不被中國人厭惡的日本將領，簡而言之，須賀是日本海軍一個出了名的老好人，所以周佛海不願跟他辦交涉。

然而影佐却在點醒三巨奸說：

「也許是因為海南島問題絕無理由可言，海軍方始抬出須賀老人當此重任。」

周佛海還在嘻皮笑臉，若無其事道：

「這不是開頑笑的事啊，假使有人要冒犯菩薩似的須賀老人，那是要遭天罰的。」

陳公博便自告奮勇的說：「須賀既然是這樣一位老好人，那麼就讓我來跟他辦這場交涉吧。」

我和須賀從前並不相識，辦起交涉來，反而方便些。」

這是往後繼汪精衛而為偽組織首腦的陳公博，參與賣國求榮勾當之始。事實證明，須賀並不老好，陳公博和須賀間的交涉尤其難辦。因為日本海軍過於橫蠻，他們無理可喻，要定了海南島作他們的南進基地。陳公博很堅持了一段時期，使得日本海軍老好人和汪偽組織二號頭目之間的交涉面臨破裂，影響汪偽政權遲遲不能粉墨登場。

最後，則又是汪精衛「猴急」，力促陳公博讓步，將海南島戰略要地拱手送給日本海軍。到這時為止，所謂「內約談判」，包括日本的額外要求，業已全部完成，汪精衛賣國，從東三省賣到了海南島。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黃昏時分，日汪雙方簽字於汪精衛的賣國文件——內約，汪方代表為周佛海、梅思平、林柏生、周隆庠。高宗武、陶希聖二氏藉口生病未曾出席，實則他們已將「內約」原件一一攝好了影，旋即逃出龍潭虎穴直抵香港，將汪精衛賣國真相大白於天下。日方簽字代表則為影佐、須賀、矢野，和犬養健。

從「內約」簽字到組織開鑼，其間還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，東洋人給汪精衛喫到的第一項甜頭，是每月撥支經費四千萬元。照汪精衛的自說自話：這筆錢是他向東洋人交涉得來的關稅餘金，而關稅餘金本來就是中國人的，所以不能算他拿東洋人的錢，被東洋人所收買。四千萬元固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數目，但是供給一小撮漢奸的開銷畢竟綽綽有餘。因此周佛海、羅君強那一幫人才能在黃浦灘上花天酒地，一擲千金了無吝色。汪精衛飛南飛北，到處聯合交際，開銷也是相當的可觀。到了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，

汪精衛、王克敏和梁鴻志在青島舉行最後一次分贓會議，總算談出了一個結果，亦即所謂「新政府成立協議」的達成。三月二十日汪精衛再在南京召開一個偽中央政府會議，決定了偽國民政府的陣容，紫金山下，龍蟠虎踞的南京城裏，又是羣魔亂舞，奔走鑽營，鬧出了數不清的漢奸「官場」醜劇，三月三十日汪精衛厚起臉皮發表了一個所謂「還都南京宣言」，他居然堂而皇之的叛國降敵「還都」起來了。這一天，距離汪精衛自重慶開溜出走，為時已歷一年又三個月，汪精衛當漢奸，真說得上是：「一把辛酸淚，滿紙荒唐言。」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四日汪偽政權開鑼，大後方和淪陷區的同胞，不約而同的加他們以惡諷：是為偽組織。

### 許野關上驚人爆炸

八年抗戰，我國地下工作人員施予日軍，漢奸的打擊是重大深鉅，往往具有毀滅性的。恐怕有很多人直到如今還不曉得，早在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，日本軍方負責起草汪精衛投降條件的掘場中佐，把投降條件和相關文書全部帶到上海來，日汪雙方在指定代表展開「談判」，汪精衛即已決定他的漢奸偽組織不妨先開張，投降條件儘可慢慢談。汪精衛心急到這種程度，日本方面當然是求之不得。寡婦上了轎，新人進了房，那他們不是儘可以予取予求，大開條件？

所以，汪精衛一行興沖沖的，起先決定在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日，鑼鼓一響，粉墨登場，在南京舉行所謂的汪偽政權「還都典禮」，日方立



即表示贊成。於是在二十八年九月間，汪精衛便在上海召集大小羣奸，擠擠一堂的開偽全國代表大會，議決「和平大計」，改選偽總裁和偽中央委員，成立偽中央黨部。實際上祇設立了宣傳、外交和警衛三部門的偽機構。偽宣傳部長×××、副部長林柏生，以上海中華日報為偽組織的「言論機關」，為主管偽政府的宣傳方針，還設了一個「社論委員會」，「社論委員會」的偽主席由汪精衛親自擔任，偽總主筆是胡蘭成，撰述則為周佛海、×××、林柏生、梅思平、李聖五、樊仲雲和朱樸之。「警衛工作」由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負責，主任是周佛海、副主任丁默村、李士羣，警衛大隊長吳四寶，外交、宣傳的負責人都是汪精衛，在汪精衛之下再設一批交涉委員，是為周佛海、陶希聖、高宗武、林柏生、褚民誼，李聖五和周隆庠。此外則周佛海「主持」財政，陳春圃、林柏生和胡蘭成分任秘書之職，這三個人頂了死鬼曾仲鳴的缺。

就用這樣一個最原始的偽組織班底，密鑼緊鼓，忙忙碌碌，進行汪記偽組織開張揭幕，日本人也捧場幫忙，汪偽組織「還都典禮」定在十月十日舉行，請柬都已經發了出去，但是接受汪精衛邀請的却祇有德國、義大利和日本三國的外交「使節」，其它各國駐在上海的外交官和僑民，莫不對這一個滑稽可哂，不倫不類的「還都典禮」嗤之以鼻，對敵偽雙方莫不敬鬼神而遠之。除了德義日三個軸心國家以外，就沒有任何一位洋人接受邀請，專程前往「觀禮」。

二十八年十月九日，汪精衛一行大小羣奸都

已經先期由上海祇達南京，準備登台亮相，大過漢奸官癮。那一天，在上海方面，以日本外交官和僑民為主，德國、義大利領事、外交官員、僑民，成羣結隊的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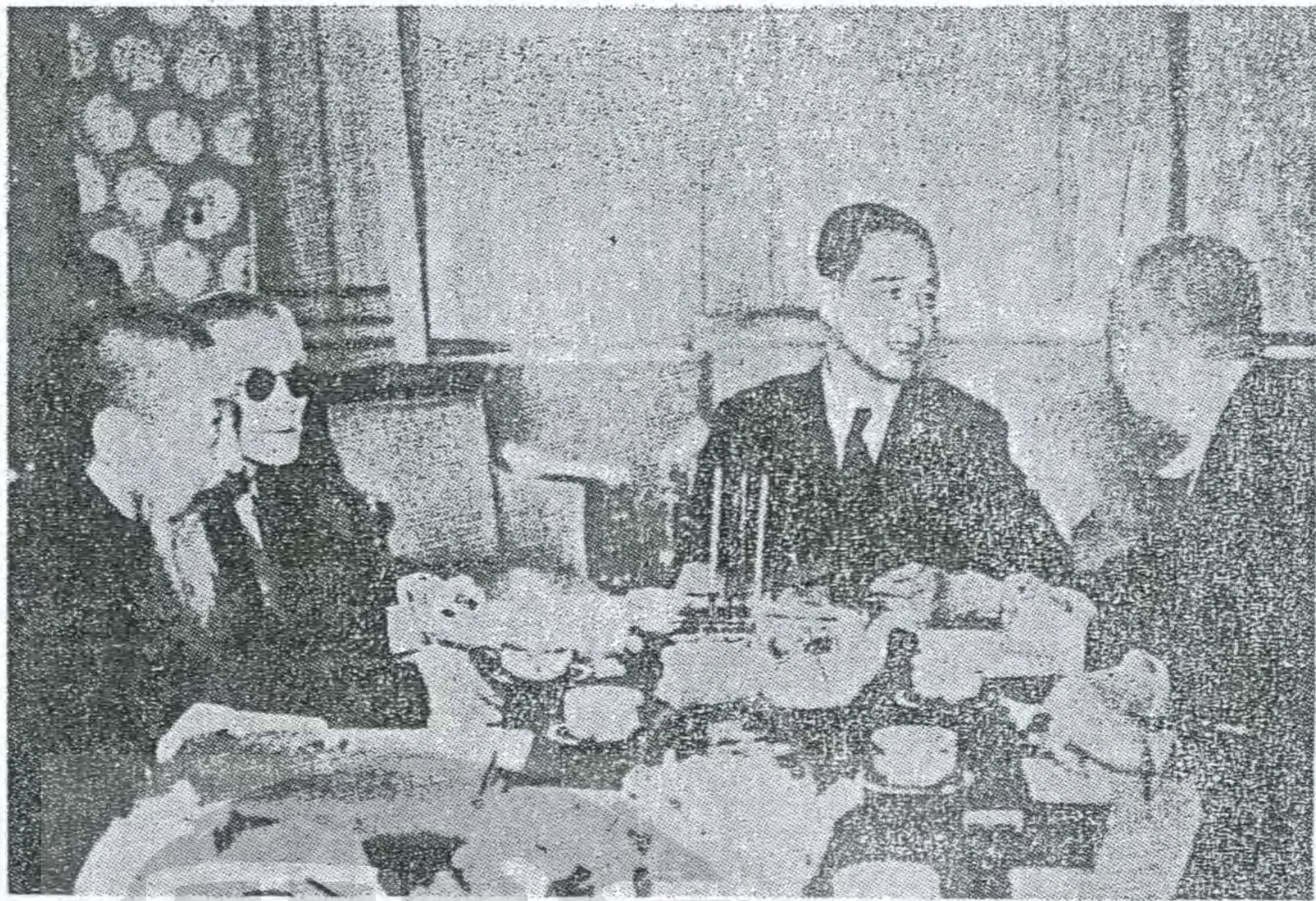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北站搭乘專車，走一趟南京城，去看一場熱鬧，日本軍方和汪精衛的七十六號特工機構，都派出了大隊軍警護衛，專車自上海北站向南京進發，一行人等歡聲盈耳，喜氣洋溢，殊不知我上海方面地下工作人員早已擬訂了週密的計劃，決心製造一項轟轟烈烈，懾服敵偽的壯烈之舉，他們在火車上埋好了定時炸彈。當專車駛抵滄墅關車站，定時炸彈轟然爆炸，被炸燬的車廂碎木紛飛，驚呼駭喊，頓時一片大亂。德義日三國的外交官及僑民，還有護送的

日本皇軍，汪偽特務，直被炸得斷胆剖腹，血肉模糊，所有的列車全被炸燬，滄墅關車站附近死傷纍纍，滿目狼藉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洋人呻吟於



周佛海朝日與東條英機等合影，當時東條由陸相而出，身為本日首相。





汪偽政權開鑼前，在南京舉行的羣奸分駐會議，右起：後任偽考試院長王揖唐、偽主席汪精衛、偽臨時政府主席王克敏、偽維新政府行政院長梁鴻志。

血泊之中。這一次火車爆炸案傷亡人數，由於敵偽雙方吃了大虧，守口如瓶，嚴密封鎖新聞，因而不知其詳。不過，據我方地下工作人員統計，為數當在數百名以上，全列專車上的人，只有極少數獲得倖免。

就由於滄墅關車站上驚人的一次爆炸，不但使德義日三國對於汪偽政權的估價急劇降低，認為汪偽政權是個不詳之物，沾上了便會倒霉。更重大的收穫，則為此舉迫使汪精衛的「還都典禮」不得不宣告延期，而且還得無限期的展延下去。這使汪精衛那一幫漢奸丟人現世，出乖露醜，汪精衛迫不得已的重回到談判桌畔，所謂「還都」，為此延遲了五個月之久。

### 一部偽府史從頭說

一直到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，汪精衛在苛刻無比的賣身契——投降條件上簽了字，他又急急於着手籌備「還都典禮」，主持「組府工作」，僕僕風塵，南北奔走，剛有了一個頭緒，霹靂一聲，高陶事件發生，日汪之間所簽訂的密約，一字不遺的出現在民國二十九年元月二十三日發行的香港大公報上，這又是給汪精衛、周佛海之流的當頭一棒，使汪精衛狼狽萬分，奇窘無比。周佛海嚇得魂不附體，當着幾名東洋人的

面前失聲痛哭。高陶事件引起軒然大波，遂使汪精衛勢須將他自說自話的「還都典禮」再度展期，一直拖延到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，英美兩國正式通知日本，決定維護九國公約，不承認有什麼汪偽政權。汪精衛在國際上再遭受到一次迎頭痛擊，二十日方才在南京召開偽中央政治會議，二十九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痛斥汪精衛的偽組織，汪偽組織却反倒一不做，二不休的在南京靦顏無恥的開了張，還厚起臉皮說什麼遙奉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，汪精衛在南京混混不過代理而已，妄圖一手掩蓋天下耳目。

汪精衛成立偽組織，從他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潛抵上海，直到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舉行「還都典禮」的漢奸生涯，其間歷時十個多月。在這十個多月裏，汪精衛不但一波三折，而且受盡委屈，歷經滄桑，汪偽組織「猶抱琵琶半遮面，千呼萬喚始出來」，陣疼難產，使大小漢奸受够了罪，汪精衛嘗到了辛酸苦辣的滋味，套句俗話：那種日子真不是人過的。當漢奸的誠然是自取其辱，挨得一點也不冤枉。

要談汪精衛的偽組織成立的內幕曲折，必須先自一部八年抗戰漢奸醜史從頭說起，才可以使讀者瞭然全貌，有更透關的瞭解。這一部日本傀儡、漢奸醜史的主角，除了汪精衛、周佛海一幫丑角之外，還有在他們之前就認賊作父，當賣國賊的王克敏、王揖唐和梁鴻志。王揖唐、王克敏二王在北平，他們的地盤是華北五省，梁鴻志所組織的維新政府在南京，地盤不過江浙皖贛一小部份。這三名大漢奸都是北洋軍閥餘孽，——並非軍閥，而係軍閥所豢養的政客。他們毫無國



家民族觀念，唯利是圖，不惜朝秦暮楚，反反覆覆。但是，無可否認的，他們很會耍弄政治權術，比汪精衛，周佛海之流，更懂得如何巴結東洋主子，捏牢地盤不放。因此，汪精衛和這一些北洋餘孽的勾心鬥角，明爭暗鬥，也形成了汪精衛漢奸生涯中最關重要的一部份，全部漢奸醜史，無非以此為中心，向外輻射發展。

早在八一三淞滬戰役結束後，國軍從容撤退，日軍攻佔上海，分佈要津，淞滬一帶立刻成為亂雜雜，鬧哄哄，而係日本皇軍所絕對控制不了的地帶。從這個時候起，日方就已經定下了「以華制華」的陰謀詭計，利用上海的好商市儈，罔顧國家民族大義之徒，組織了一個偽上海市民協會，出來負責維持秩序。偽上海市民協會的主要人物，如偽常務委員會主席顧馨一、委員楊福源、重要負責人尤菊蓀，乃至虹口偽東方民族協會會長、偽護法建國軍總司令伍澄宇，及其幫辦鄧少屏等，均已在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底以前，被我地下工作人員先後擊斃，繩諸國法。

日方一計不成，又生一計，利用上海不肖之徒，再組織一個所謂的黃道會，以周樹人為會長，常玉清為頭目，將日軍佔領地區全部納入「黃道會」的「管轄範圍」。同時，更利用「黃道會」的殺人越貨，無惡不作，使黃浦灘淪為暗無天日的鬼域境界。日本軍方更乘此機會，將虹口劃為戒備森嚴的禁區，尤將蘇州河以北，全部圈在鐵絲網裏，列為嚴重警戒地帶。在那一段日軍大肆淫威的時期，上海居民只要一脚跨過北四川路橋，就唯有到鐵絲網外的郵政總局一地而已，其它

地方，一概都是寸步難行的。

與黃道會同時成立的漢奸組織，又有以蘇錦文為首，傅筱庵為副的上海大道市政府。然而不久以後，傅筱庵便扶了正，成為所謂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長，再進而為上海特別市市長了。

### 唐紹儀死梁鴻志繼

南京方面，則當首都陷落，日軍入城，曠古未聞，空前慘烈的南京大屠殺過後，金陵古城，遍地血腥，城裏城外，惟聞鬼聲啾啾，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都是行人寥寥，滿目蕭條。一到日薄崦嵫，夕陽西墜，益更路斷人稀，陰風淒淒。入晚尤其槍聲四起，全城頓成恐怖世界。日本皇軍通城淫掠，鋌而走險的老百姓或搶或竊，得來的贓物便在新開闢的上海路兩畔擺起地攤。洋式浴缸每座三元，全套百科叢書，萬有文庫，帶同柚木箱也只售五塊錢，書籍不論珍本絕版，定價一律一元百斤。地攤銷贓，價錢便宜的出人想像之外，但是若非食物，仍然乏人問津。劫後南京，真是連做強盜小偷都無法維生。尤其大街小巷，被日軍集體屠殺的屍體堆如山積，即使在隆冬之際，屍體擱置日久也會發臭生蛆，高樓華廈，深宅大院，如非夷為一片平地，也是門窗卸盡，室徒四壁。商店民居斷垣殘瓦，殘破不堪。一般而言，南京市民生活已瀕絕境。何況電廠停電，自來水悉遭破壞，日本兵尤亟亟於搜查我國官兵，乃至於開娼演戲，恢復市面繁榮。因此，佔領首都

南京的日本軍方，更急於找到一批漢奸，成立傀儡組織，否則的話，南京簡直維持不下去。

然而南京大屠殺血跡猶新，日軍的暴行仍在

繼續，全南京的同胞，都認清了日本皇軍的真面目，人人把他們恨之入骨。因此日本人接連找了一兩個月，始終無法找到一個肯當漢奸的。日方無可奈何，便使用強迫手段，硬逼着陶寶慶出任南京偽自治委員會會長，陶寶慶是南京土著，湯山陶廬的業主，曾經當過南京市議員，也曾辦過慈善事業，在地方上頗有聲望。日本人用打鴨子上架的方式，把陶寶慶拖下了水，捧上了台，立刻便命令他完成兩項任務。第一是解散難民區，使萬千難民脫離國際委員的保護，第二是迅即安民，恢復市面。這兩項任務為陶寶慶所絕難辦到。於是日本人便擺出一副主子姿態，大罵陶寶慶辦事不力，陶寶慶被日本人逼得走頭無路，他稱病辭職，被日本人峻詞拒絕，一度乘機逃跑，又被日本人追上抓了回來。

南京偽自治委員會，始終是個無公可辦，陰陽怪氣的場面。日本人一看，長此以往，不是辦法，便動腦筋動到唐紹儀的頭上來。唐紹儀是廣東中山人，袁世凱的要好朋友，民國元年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，唐紹儀曾膺命組閣，出任國務總理。在日本人的心目之中，如果能把唐紹儀抬出，那當然是最「理想」不過的了。然而，正當日本人派溫宗堯和住在上海的唐紹儀勾勾搭搭，頻頻密商。上海地下工作人員，很快的就得到了唐紹儀即將下水的情報。派一名同志，托詞兜售古董花瓶，請唐紹儀親自鑒定，其實花瓶的底座設有機關，暗藏着一柄斧頭，乘唐紹儀聚精會神的看古董，取出斧頭一斧，將他砍死在地。然後



從日本軍隊警衛森嚴的上海唐公館，揚長而出，當日逃得無影無蹤。

唐紹儀一命嗚呼，日本人的一團高興，又落了空。南京日本佔領軍方，急得雙腳直跳，逼牢溫宗堯，再去找一批二等脚色，就算是次貨也好。溫宗堯吃日本人逼不過，這才找到了梁鴻志。

梁鴻志是福建長樂人，原字仲毅，後來改爲衆異。他是遜清嘉慶進士，歷任廣西、江蘇巡撫，頗有政聲，著述亦豐的梁章鉅之孫。早年失怙，幸由他的母親守節撫孤，機紓課讀，成爲苦讀成名的一名貧士。十九歲中舉，晉京應試，他的房師看到他的卷子，大爲激賞，譽爲異才。但却荐而不中，使梁鴻志名落孫山，頹然南旋。他那位房師在他臨行之前還特地邀見，執手慰勉，替他抱屈，又以身攜的一塊漢玉相贈，梁鴻志感激知遇，終生對這位房師執弟子禮。

### 王揖唐是雙料進士

光緒三十一年，清廷廢科舉，興學校，梁鴻志再度北上入京，進了北京大學前身，當年全國最高學府的京師大學堂，又從陳石遺學詩。畢業以後，做了一任學部小京官。辛亥革命，民國肇建，他又進了唐紹儀所主持的國務院，公餘之暇，便在袁世凱的機關報——亞細亞報兼個差，充任新聞編輯，寫寫政論文章。亞細亞報是客死台灣薛子奇所辦，丁佛言、劉少少、黃遠生、黃秋岳、李猶龍都在報館裏任職，跟梁鴻志不時詩酒唱和，成爲了很投機的朋友。

梁鴻志諳熟史事，能詳本來，他寫的政論引

古證今，夾議夾敘，文筆尤其恣放，嘻笑怒罵皆成文章。同時他的舊詩也作得很好，頗爲文人墨客所欣賞。就這樣，民國初年，在北京城裏，梁鴻志的名氣漸漸響亮。

到了民國五年，袁世凱病卒，黎元洪繼任，段祺瑞當國務總理，大權在握，聲勢煊赫，大量延攬幕府人才，福建人曾毓雋向爲段祺瑞的親信，又有一位陳徵宇，也在國務院充任祕書，便由於曾陳兩位福建老鄉的推轂汲引，多方提拔，梁鴻志也入了段祺瑞的幕府。而且還在春風得意，步步高升，當皖系極盛時期，他便當上了段祺瑞麾下第一員大將——段芝貴段總司令的祕書長。

當年皖系主政，軍要政客頹靡奢侈，羣相徵逐聲色犬馬。每到禮拜六一下班，各自搭乘北寧路快車，從北京到天津去享受一番，業已成爲風氣，梁鴻志是皖系新貴，當然也不例外。有一回，他在車上和一位皖系紅人王揖唐同座，相互寒暄。王揖唐也是皖系小有才具的一名人物，原名王賡，光緒三十年中的進士，又留學日本，在日本土官學校肄業，由於文弱書生，操練不來，經常的受教練、班長體罰。最末一次，一名日本教練把他一脚踢倒，受了骨傷，只好黯然退學，改入法政大學攻讀。課餘學詩，竟由軍人變成了頗負時譽的詩人。

兩年後，王揖唐中途輟學回國，但却趕上了清廷的「考驗游學畢業生試」，與民元第一任財政總長陳錦濤同榜，成了三十位洋進士之一，王揖唐遂爲時人不勝艷羨的「雙料進士」。

王揖唐和段祺瑞是安徽合肥小同鄉，因而得段祺瑞之大力推介，投在袁世凱的門下。民國初年，他對袁世凱刻意巴結，竭力報效，他辦統一黨，包領黨費，代表袁世凱收買議員，一意排除袁世凱之異己，有以討得袁世凱的歡心。因此，當他在袁世凱身邊最走紅的時期，連袁世凱的心腹親信，總統府祕書長梁士詒都因之吃癩。北京城裏乃有王揖唐「雙手抓住袁總統，一脚踢開梁士詒」的謠諺，由而可知他手段的厲害。

迨至徐世昌出任國務卿，王揖唐曾經得了一筆錢，赴歐洲游歷。他在德國研究軍事學，學成歸國，仍在袁世凱幕府效力。袁世凱洪憲稱帝，他也是勸進最力的一員。嗣後又曾任過吉林巡按使，內務總長。袁逝黎繼，段祺瑞在當北洋系的家。王揖唐又歸附於皖系，成爲皖系「元勳」之一。民國五年六月，段祺瑞正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，他很想把陸軍總長一席讓給王揖唐，和王揖唐一商量，王揖唐真是喜從天降，滿口應允。但是他却驀的心血來潮，辭出後便去找到一位北京城裏頂有名的算命先生汪九如，請他看一個相。汪九如仔細端詳，方始告訴王揖唐說：

「先生，直言休怪，就尊相的格局來看，應該是文官出任，文官下場，其貴可至一品。」

王揖唐好不納悶的問他道：

「可是，鄙人却是習武的，難道我習了武還不能夠領兵嗎？」

汪九如當下便回答他說：

「啊，原來閣下是習武的，那倒是失敬得很了。不過，就相論相，尊駕縱使是從武途出身，



也萬萬不可再縮兵符。即使是掛個軍銜，也得慎重，否則的話，就怕會有殺身之禍，性命之憂。

就這「殺身之禍，性命之憂」八個字，不但兜頭澆了王揖唐一盆冷水，十萬火急辭掉了陸軍總長一職，而且還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。王揖唐留起絡腮鬍子，一輩子都在作文人打扮，從此成爲皖系政客，進而爲安福系的罪魁禍首，終於當上了大漢奸。

### 秘書長分贓五十萬

那天梁鴻志在車中巧遇王揖唐，倒是梁鴻志的運氣來了，因爲當時王揖唐正在給段祺瑞組織安福俱樂部，身爲黨魁，後且爲安福議會議長。王揖唐操縱選舉，宰制國會，他聲威如日中天，炙手可熱。王揖唐眼見梁鴻志帶在車上看的詩集都是珍本，見獵心喜，便借來披覽，一時詩興大發，援筆作詩一首，就夾在詩集裏，忘記取回。當梁鴻志在他隣座看到這首詩時，他也不甘示弱，依韻和詩一首當面呈請指教。王揖唐一看梁鴻志的和詩，驚喜交集，兩人從此訂爲文字交。

民國九年北洋系內鬪，終至兵戎相見，直皖戰爭爆發，一場鏖戰，直勝皖敗，段祺瑞垮台，梁鴻志反倒發了一筆橫財。原來在段芝貴的總司令部裏，尚存有將待發放的軍餉三百萬大洋，一打敗仗，部隊潰散，這筆鉅額軍餉就被司令部的幾名高級官員所瓜分了。梁鴻志是秘書長，他獨得五十萬，在直方首要曹錕、吳佩孚虛張聲勢的通緝安福系禍首聲中，一火車逃到了天津，進入租

界，當上寓公。又用半騙半賣的方式，弄到手一幅唐朝名畫家閻立本的「少夷朝貢圖」，轉手賣給日本富商岩崎，一賺便是三十萬元的暴利，貧士出身的梁鴻志驟成大富翁，梁鴻志一度悠哉遊哉的走大連，又結識了一位富家棄婦，戀奸情熱，甘願做他的姨太太。這一票生意，居然更是人財兩得。

民國十三年直奉二次大戰，馮玉祥倒戈，曹錕被囚，吳佩孚敗走。段祺瑞再度出山當上了臨時執政。執政府的秘書長一席，他原先屬意王揖唐，可是王揖唐却是個聰明人，明知段祺瑞本身並無實力，夾在張作霖、馮玉祥當中，這「烤鴨子」的滋味很不好受，他寧願當安徽省長兼軍務督辦，把秘書長一席讓給了「文字交」梁鴻志。這一下梁鴻志可神氣起來了，他從天津入北京，賃居西城。由於那一幢房子袁世凱的智囊楊度也曾住過，他便得意洋洋的自撰一副門聯：

「旁人錯認楊雄宅，」

「日暮聊爲梁父吟。」

妙在梁鴻志把「楊」、「梁」二字都嵌了進去，而且還借用「梁父吟」，自比諸葛亮。

不幸的是「烤鴨子」段祺瑞那張執政寶座坐不長，終被馮玉祥的部將鹿鍾麟所迫，通電告退，回到天津重爲寓公。他的梁秘書長當然也唯有下台一鞠躬，仍回津寓，閑來無事，陪着段祺瑞來上一局圍棋，八圈麻將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，段祺瑞因爲不堪日本特務士肥原逼他出山當傀儡，間關南下，住在上海霞飛路前安徽、山東省主席陳調元的公館，國民政府

每月致贈三萬元生活費，段祺瑞却將其中的一半分贈給他的老部下，曹汝霖、王揖唐、吳光新每月兩千元，梁鴻志、曾毓雋、魏宗翰、姚震、姚國楨、陸宗輿、章宗祥、段宏業、段宏剛一月一千。段祺瑞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病逝，皖系人物從此勞燕分飛，各奔前程，梁鴻志要算是還能過得去的一個，他的生活應該不至於發生問題。但是做過官的人終歸難免「官癮」之發，他自以爲失時兼又失意，常年悶悶悒悒。中日戰爭爆發，汪精衛一系的人物黃秋岳在當行政院秘書，由於接受日本特務賄賂，竟至通敵賣國，罪證確鑿，被捕槍決，受到國法的制裁，當時全國同胞無不人心大快，就唯有梁鴻志哭之以詩云：

「青山我獨往，白首君同歸，樂天哀天涯，我亦銜此悲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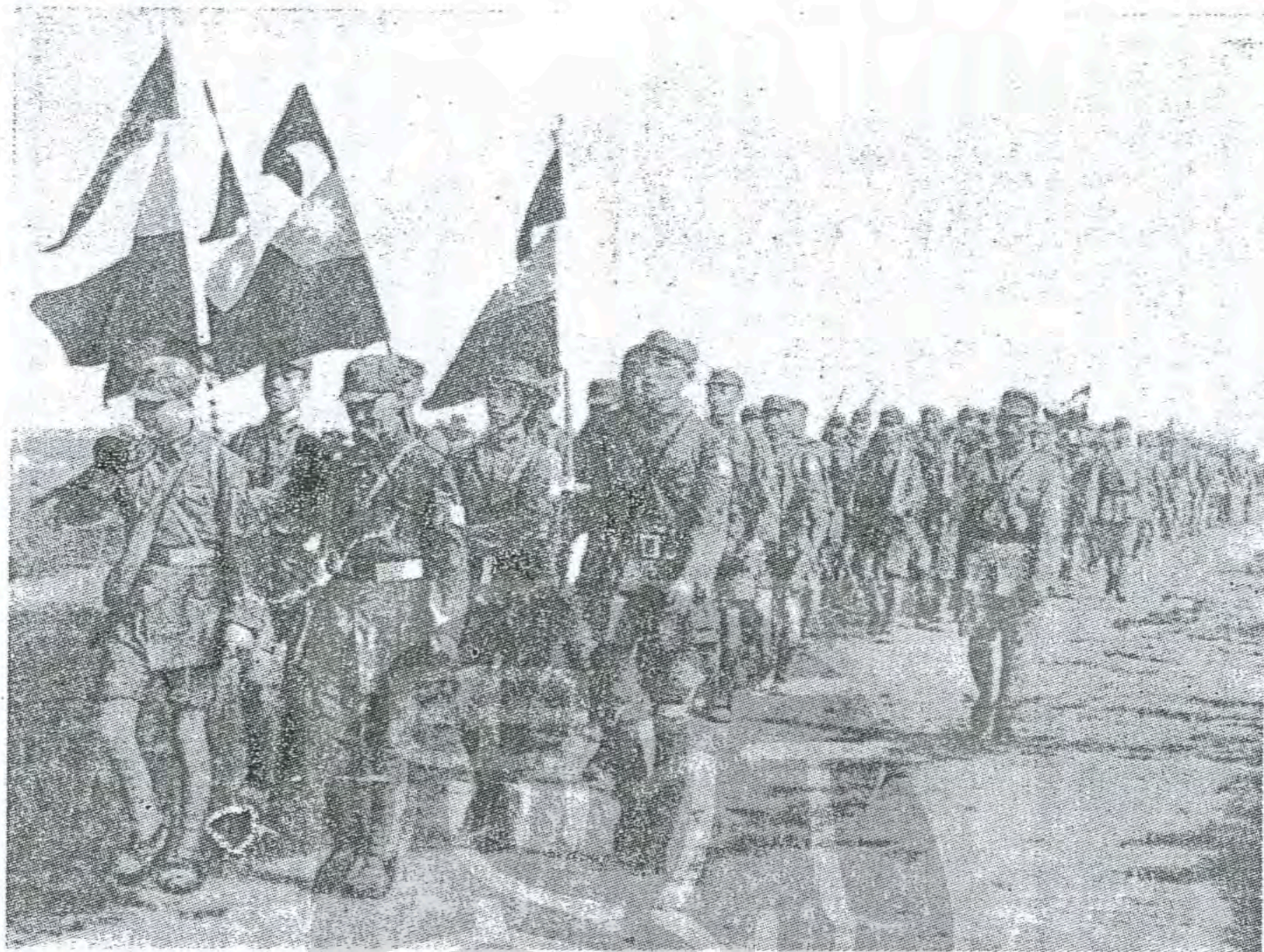
王涯位宰相，名盛禍亦隨，秘書非達官，何事而誅夷？」

看他的口吻，簡直是向政府質問了。漢奸而不該殺，世間焉有此理？可見得在梁鴻志的心目之中，根本就沒有國家民族思想。此所以，當南京大屠殺舉世震驚，三十餘萬同胞屍骨未寒。溫宗堯奉日本主子之命，拉人出來當漢奸，他跟梁鴻志一商議，居然一拍即合，梁鴻志不甘寂寞的要當賣國賊。

### 陳羣下水掌握實權

起先他還有點忸怩作態，跟溫宗堯說：「最好多拉幾個人下水，以免他單槍匹馬，勢孤力單。然後他又向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張嘯林張「大帥」





偽維新政府軍政部長任接道所部的偽軍，開始歸於汪精衛的偽組織之下，用  
（加於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上端）起汪偽組織的豬尾巴旗

探口氣，送秋波，目的厥在於取得避往香港，矢志抗戰到底的杜月笙先生諒解，留一點退步餘地，殊不知杜先生和張「大帥」早已志趣不同，分道揚鑣。杜先生在港渝兩地支援抗戰不遺餘力，張「大帥」却一心一意想當一位浙江偽省主席。杜先生

在走他的陽關道，張「大帥」則過他的獨木橋，兩位把兄弟早就風馬牛不相及。所以張「大帥」因風煽火噓了梁鴻志一記，照杜先生的牌頭，謀他自己的私欲，他答應和梁鴻志隨時暗通聲息。

梁鴻志以為自己已經腳踏兩頭船，可以左右逢源，無往不利。又有溫宗堯積極奔走拉攏，多方勸駕，使得坐處愁城，心憂如焚的陳羣先生，也答應了參加梁鴻志的漢奸行列。陳羣是杜先生的結拜兄弟，在黃浦灘上曾經是風雲際會，不可一世的人物，但却一舣斗從九霄雲裏直栽下來，杜先生講道義，重友誼，請他担任他所斥資創辦的正始中學校長。當杜先生擺脫日本人的監視，挈眷赴港，參加抗戰。陳羣先生驟失憑依，頗感惶恐。——他和梁鴻志本來就是同鄉，再經由溫宗堯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」，利用雙方的苦悶心情，矛盾心理，從中一撮合，於是梁鴻志和陳羣都上了他的大當。一個以為杜先生的把弟都參加了，那還會有什麼問題？一個則在想：與其等死，何不來個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？

已經答應當漢奸，決定應「日方之請」在南京組織偽維新政府了。可是梁鴻志明知南京城裏羣情憤慨，民心激昂，他還是不敢即日就到南京去。梁鴻志以「茲事體大，必須妥善籌備」為詞，他要上海預先策劃到南京就職的事。日本人暗自匿笑的應允了他這個要求。於是，由梁鴻志指定，在上海虹口新亞酒店成立南京維新政府籌備處，梁鴻志帶着他的妻子兒女，姨太太和家人僕，一齊搬進東亞酒店，接受日本的嚴密保護。



日本人對梁鴻志起先倒很優待，除了日軍佈崗，把東亞酒店視為禁區，還特別允許梁鴻志自備警衛。梁鴻志的偽維新政府籌備初期，各部門都分別設在旅館裏，所以京滬一帶的同胞都謔稱其為「酒店政府」。「酒店政府」首先就因為旗幟圖案問題，和東洋主子有了歧見，日方主張用黃道會旗，黃底，上綴一八卦圖，梁鴻志認為不倫不類，他起初「提議」竊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為日方所峻拒，又「決定」用民國初年的五族共和旗，日本人還是不答應。這時候梁鴻志却發了急，他說你們不答應我就不幹，東洋主子方始勉強同意。

梁鴻志拉幫手，參加他的維新政府，七搭八搭，東拼西湊，好不容易湊成了一盤大雜燴。梁鴻志為表示遙奉重慶中央的正朔，他不敢作偽主席，祇當偽行政院長。和他平行的，僅有偽司法院長溫宗堯，偽立法院長林旭，五院只備三院而已。行政院之下，有偽內政部長陳羣，聚集了一批小政客如張秉輝、鄧祖禹、陳光中等，門路既多，相當活躍，根本就不賣梁鴻志的賬。軍事抓在實力派任援道，高冠吾等偽軍將領手裏，梁鴻志也無權過問，還有兩個較重要的偽機構，亦即俱有直接收入的偽交通部和偽實業部，偽交通部長江鴻杰，原任駐日領事。偽實業部長王子惠，台灣人，是日本皇民會的重要份子，他們都有東洋主子撐腰，在偽維新政府中形成半獨立狀態，兩部部務，偽行政院長梁鴻志休想過問。梁鴻志的親信幹部如嚴家熾、朱履齋等只好備位閑曹，陪着空頭偽院長長吁短歎，一籌莫展。梁鴻志誤上賊

船，反倒無權無勢苦惱不堪，為了維持偽政府的經費，他迫不得已的向東洋主子借了一筆基金，開設了一月規模不大的「復興銀行」

### 上海市長是特別的

南京歷經浩劫，無「行」無「市」，等到梁記偽政府由日軍保護，進入南京，不久以後便發現坐吃山空，難以為繼，把梁鴻志逼得無路可走，他便歪腦筋動到花花世界黃浦灘。某次，藉口赴滬渡假，坐火車到了上海，仍舊住進東亞酒店，偽上海特別市長傅筱庵是個精明已極的銀行老闆，他心知梁鴻志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一定是垂涎上海這塊最肥的地盤。但是偽維新政府行政院長蒞臨，他又不能不接，傅筱庵佯裝他並不知梁偽院長何時抵步，叫梁鴻志一腔熱望落了空，傅筱庵並不會到車站迎迓，反而妄自託大，裝瘋賣傻，直接了當的給梁鴻志掛起一面擋駕牌。他到東亞酒店會晤梁偽院長，排闥直入，劈頭就說：

「院長，你可知道我這個市長是不同的嗎？」

梁鴻志被他問得一怔，張口結舌的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他嗯嗯啊啊幾聲。於是傅筱庵乘此機會從衣袋裏掏出他的名片來，走近梁鴻志的身邊，伸手指指點點，意味深長的說：

「喏喏喏，你看看，我這個上海市長是『特別』的啊。」

梁鴻志差一點被他當場氣昏，傅筱庵的用意很明白，他是偽上海「特別」市長，既然特別，那就不歸維新政府管。他公開表示上海「特別」市與偽維新政府毫不相干，梁鴻志休想到上海來撈點油水。

碰了傅筱庵一個大釘子，這以後還不好意思再到上海去，梁鴻志快快折返南京。抗戰時期全國同胞都罵：「刀口上舔血的漢奸」，淪陷區羣奸是狗搶骨頭。唯有梁鴻志當了南方漢奸頭腦，他舔不到血，連骨頭都啃不到，成了名符其實的雙料傀儡。難怪他牢騷更多，時刻都有深沉的悲哀，所以他曾作了一首詩，道盡自己的無限懊惱，滿腹辛酸，詩云：

「拋却文書即酒杯，駸駸佳日去難回，身疑春繭重重縛，心似勞薪寸寸灰。階下弓刀類兒戲，眼中幢節幾人才？鞭笞六國尋常事，祇惜秦人不自哀。」

因此我們也可以說，梁鴻志當大漢奸，一旦上台便發覺他實已「悔之晚矣」。

南方的梁鴻志情況如此，北方的王克敏又如何呢？遠在民國二十五年，日本提出所謂之「華北特殊化」，冀察風雲，瞬息萬變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，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，為了應付嚴重局面，請王克敏和王揖唐分任經濟、內政兩委員會主任委員。安福系失意政客遂由二王汲引，紛紛北上，彈冠相慶。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爆發，平津淪敵，日本人在同年九月即已設立漢奸組織「偽京津治安維持聯合會」，二王立即率領羣奸搶先參加，出而「負責」。十二月十四日，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寺內壽一遽將該會解散，另在北平設置偽臨時政府，劃河北、察哈爾、綏遠、河南、山東五省為偽政府管轄地區。寺內壽一老謀深算，詭計多端，他指定在北洋軍閥餘孽，失意政客王克敏、王揖唐、湯爾和、高凌蔚



董康、齊燮元諸奸之中，選擇其中一名為漢奸頭目，命人分別約談，看看各人「開價」如何，再作最後決定。另一方面唯恐二王這一幫人會沆瀣一氣，搓圓仔湯，又故作姿態要力挽段祺瑞的「師爺」，屢任北政府國務總理的靳雲鵬，和困居北平的前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吳佩孚出來當漢奸，有以挾制二王之流的二流政客。但是靳雲鵬已患瘋癲，長日摔桌砸椅，吳佩孚則大義凜然，誓死不屈，日本人費盡心機也請不出這兩員大將。

### 王瞎子是日系頭目

羣奸爲了爭奪這個華北偽組織最高職位，人施展混身解數，削尖了頭來鑽營活動。不過最後漢奸頭子一席，仍還是落到了王瞎子王克敏的身上。——王克敏能够脫穎而出，躍登羣奸之首，厥在於他所開出來的賣國條件最徹底，對日本人最有利。王克敏和日本人簽訂了一項密約，內容包括下列四點：

- 一、凡偽軍之調動指揮，以及行政、教育設施權，一概交予日方。
- 二、華北五省之礦產、棉業、交通、水電、森林等一應經濟事業，聽由日方開採經營。
- 三、北平近郊，以及冀東二十二縣，全部劃爲日本移民區。
- 四、偽政府所任用之人員，須經由日方調查鑒定，方得錄用。

爲臨時政府採行三權分立制，因此設立了如下的三個偽機構：

- 一、偽議政委員會，設委員長、常委、委員

等偽職，負責審議決定偽政府重要施政事項。

二、偽行政委員會，設委員長、常委、委員等偽職，執行偽議政委員會之決定事項。

三、偽司法委員會，設委員長、常委、委員等偽職，掌管司法事務。

事實上，三個偽機構的實權，全部操諸日本顧問之手，連人事任免升黜也不例外。大小偽官，不過略過官廳，有機會時撈點油水而已。

王克敏不但在華北羣奸之中熬出了頭，而且他還搭上東京方面的線，彷彿直接聽命於東京似的，因此形成了華北偽府的「日系」。廿七元月，冀東偽組織也併入了偽臨時政府，由日方指派關東軍方的善多誠一負責監督，於是偽府中又有了接近關東軍的「滿系」。復由於羣奸爭權奪利，羣犬爭食，經常爲了分贓不均而發生摩擦傾軋，王揖唐早就是安福系的黨魁，他雖曾一度自甘雌伏於王克敏之下，對王克敏極爲恭順。然而，時日一久，矛盾重重，王揖唐在偽府終究人多勢大，所以他也建立了以他爲中心的偽府「皖系」。三系羣奸互不相讓，內鬩日烈，華北偽府始終都是個狗打架，其亂如麻的局面，祇不過，表面上羣奸仍尊王克敏爲首罷了。

王克敏的一生頗富浪漫色彩，傳奇意味，他和黃浦灘也很有淵源。在汪精衛的四年有半的漢奸生涯中，王瞎子王克敏可以稱得上是他最難應付的人物，最感棘手的問題。這位一輩子貪淫好色，揮霍無度的北洋政客大漢奸，字叔魯，浙江錢塘人，但却生在廣東，前清時代中過舉，由於家境貧寒，中舉以後反而進退兩難。幸虧有一位

潘姓友人送了他一筆錢，始克晉京活動官職，他用潘某的錢捐了一個候補道，再走東三省總督趙爾巽，山東巡撫楊士驤的路線，等缺不久便分發直隸視察使，滿清末末還曾奉旨赴日，當了一任留學生監督。

### 一任財長門垮老師

民國初年，王克敏曾經聯絡各國在華銀行的華洋經理，向財政部和其他接洽外債事務，使他在華北財政金融界嶄露頭角，尤其獲得各大軍閥的刮目相看。果然到了民國六年十一月，「北洋之龍」王士珍奉命組閣，王克敏竟一躍而爲財政總長，又在民國七年二月初步達成了當時國人對「關稅自主」的殷切期望，公佈國定關稅條例。同年三月王克敏奉代總統馮國璋之命赴安徽，與安徽督軍倪嗣冲面商軍事、財政問題。那時候他身爲馮國璋的代表。不過當他一回到北平，國務總理王士珍即因病辭職，內閣改組。「北洋之虎」段祺瑞四度出山，財政總長換了皖系的曹汝霖，王克敏只當了三個多月的財政總長，他却做了下列四件重要工作：

- 一、爲整頓中國銀行，向日本的正金銀行貸款一千萬元。
- 二、自兼中國銀行總裁，聘張嘉璈爲副總裁，開了財長兼任國家銀行總裁的先例。
- 三、向日本三井銀行，訂借財政部印刷局貸款日幣二百萬元。
- 四、公佈國定稅則條例。

因此，這三個多月，也可以說是王克敏對國



家貢獻較多的一段時期了。

先是，滿清末年，北洋直系領袖曹錕還在保定尼雅河營長，王克敏則已貴為直隸觀察使，他認識了曹錕，折節下交，頗有往還，因而成為曹錕的知己好友。民國九年直皖之戰，直勝皖敗，曹錕揮走段祺瑞，掌握北府中央大權，王克敏借步登高，遂而聲譽鵲起，炙手可熱，成為曹錕的心腹股肱。民國十二年五月，財政總長劉恩源因為無法支付軍費，請准辭職，國務總理張紹曾命張英華署理。張英華也不敢挑起這副重担，曹錕便使王克敏重為馮婦，勉任艱鉅。賴曹錕的特殊關係，以及吳佩孚對他也很器重，總算渡過了這次難關。而且還暗助曹錕，幫他完成賄選，當上北政府大總統。所以，後來內閣改組，張紹曾去，孫寶琦繼，王克敏便獲得蟠聯。

孫寶琦是一位前清老官僚，曾經奉李鴻章之命，出任任何北開平武備學堂總辦（校長），北洋軍要，都得要稱他一聲老師。然而，王克敏恃寵而驕，却不把這位北洋家老師放在眼裏，由於金佛郎案，德國債票案和國務總理孫寶琦苦苦纏鬥，鬧得不可開交。其後雖然在各方斡旋之下，勉強合作下去，但是為時未幾，孫寶琦即以不堪忍受王克敏拔扈張為理由，施出了他的撒手鎚，向曹錕呈請辭職。

照道理說，閣揆與閣員意見不合，相處不洽，竟使閣揆掛冠求去。當總統的，必定會或予協調，或者挽留閣揆而諷示閣員去職，斷乎沒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，殊不料，孫老師的這一寶押錯了，曹王關係不同，王克敏的腰桿子太硬，曹

錕竟在孫寶琦的辭呈上，批了「照准」二字，而命外交總長顧維鈞兼代國務總理。孫寶琦求榮反辱，就此垮台。王克敏却依然坐在財政總長的金交椅上，歷經顧維鈞代閣，和顧惠慶內閣，直到二次直奉戰爭，直系戰敗，曹錕被囚為止。

曹錕對於王克敏，始終信任不衰，一力支持。除了兩人之間淵源深、交情久以外，更重要的，厥在王克敏的拍馬功夫，高人一等，能把賣布出身，行伍起家的曹錕曹三爺，奉承得樂不可支，暈頭轉向。他認為王克敏公私界限，分得清楚明白，決不拖泥帶水，不會把曹錕鉅億的家當，轉到他的荷包裏去。

王克敏從直系倒台後，栖栖皇皇，逃往日本，段祺瑞的臨時執政府，還曾下令通緝。不過，他跟日本人的關係，却也在這一段時期建立。民國二十年後，王克敏從日本返抵上海，當年揮金如土，時已窮途潦倒，正在衣食維艱，無以為生的時候，宋哲元將軍委他和王揖唐以要職，王克敏欣喜若狂，立即北上，殊不知就此一步步的邁向漢奸絕路。

### 有名艷妾叫小阿鳳

華北臨時政府，自始至終，都以王克敏和王揖唐，二王為中心。可是，二王雖說同為北洋政客，王揖唐却為皖系中堅，王克敏則為直系權要。直皖戰爭以後，二王分明已成冤家對頭，政壇死敵。這二王又怎會沆瀣一氣，合作無間，而且私交還不錯的咧？說起來，這其間却有一段穢史。原來，王克敏和王揖唐是嫖字號上的朋友，甚

且還由嫖而產生親戚關係。認真的說：王克敏居然還是王揖唐的女婿呢。

早年，王揖唐有個小老婆顧氏，原是南邊某姓人家的童養媳，還沒有來得及圓房，她那位名份上的丈夫便得病亡故。顧氏的婆婆，有意把她賣到堂子裏，得幾個錢，彌補「損失」。可是，顧氏却很有志氣，她隻身逃到上海，幫人家洗衣服，賺幾文錢養活自己。

顧氏長到二十一二歲，倒也相當的出色漂亮。可是，他一不能嫁人，二不能多賺兩文改善生活，依舊還是一個包洗衣服的青年女子。便有同鄉人覺得她可憐，幫她出面，給了她婆婆一點錢，讓她恢復自由之身。顧氏從此併命的積蓄，只是苦於高不成低不就，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對象。兩三年後，她已經二十三四歲了。早年的女孩子，到了這個年紀，要想出嫁，更是難上加難。

於是顧氏便把心一橫，乾脆多賺點錢，圖個下半世的生活安定吧。她進入一家妓院，做一名「帶襠娘姨」，也就是侍候嫖客與姑娘的小老媽子。收入一多，她全存着。有一天被她買到一個俏麗秀氣的女孩子，顧氏心知她是奇貨可居，便悉心調養，加意培植，在她身上下了很大的本錢。等到那小姑娘亭亭玉立，已經可以接客做主意的了，顧氏便給她取個花名叫小阿鳳，又打聽出北平城裏闊佬多，生意好，她就帶着小阿鳳上北平去。（未完待續）